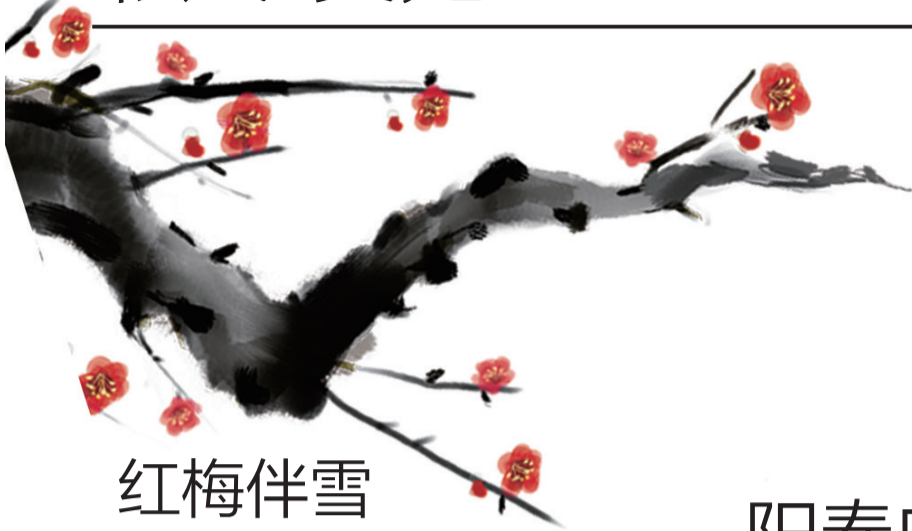


三彩风·文苑



红梅伴雪

□李群娟

民俗尚红,不少中国人内心都有或轻或重的红色情结。红焰驱散寒冷,赤日破除黑暗,朱衣尊贵,朱字警醒,朱砂辟邪。红,大约在远古时代,从钻木点燃的第一朵火花开始,就成为人类集体无意识中迷恋的色彩。作为重要的颜色符号,红既被谨慎使用,又被大肆渲染,以传统文化和民间崇拜的方式深入人心。

母亲不只让我穿红棉袄红衣衫长大,连我上体育课穿的球鞋的鞋帮上也有红色装饰。她喜欢处处讲求温暖喜气,宁可大红大绿的俗艳,也不要清素简淡的优雅。这种强势与先入为主的审美诉求,深刻影响了我对颜色的态度,使我至今对色彩的选择仍偏重于红色。它吉祥如意的文化内涵,最能安慰敏感脆弱又情深爱重的心灵。与其说迷恋,更多时候是敬畏与祈愿,寄托与安慰。

在我的针线盒里,红色线最多。家里添了,我便将红绒线在孩子的臂肘上绕十回做成线圈,再缀上其他饰物,结成锁状,挂在粉嫩婴儿的襁褓上,显得喜气洋洋。拆洗棉被,我用柔软的红棉线缝被子,那白色包边上若隐若现的红针脚格外鲜艳。纽扣松脱了,衣裤裂开了,不管那衣服是什么颜色,我总会挑出细而韧的红涤纶线,将其缀好后,不细看,外面也显不出来,但那密密埋藏在布纹里的红,让人温暖和满足,好像藏的是喜气、祝福、吉兆。

挑起的红灯笼,阔大低垂的红底金字春联,乌木金铆钉大门上对贴着的“福”,粉墙上的“出门见喜大吉大利”,树干上的“满院春光”条幅,窗棂上缠红绳的柏枝,台阶下红地毯似的鞭炮碎屑。红靴子、红棉衣、红包、红床罩、红织锦靠枕、同心结的红穗子,还有堆叠的食物、亮晶晶的碗盘,映衬着锅里的腾腾热气、脸上的微笑与腔调里流露的喜悦。每个春节都没有新意,每个春节又都因红色而崭新、亮丽,是一番新天地的开启。

瑞雪初降,大地洁白,万物安静美好,红色成了琼玉世界的点缀。看来朴素的色调才是世界的本色,而红衣的人儿与梅枝上的红色花朵,正是在这朴素的底子上,才显得格外耀眼与活泼,喜气与吉祥。

红梅伴雪,让这世界多了一分难得的诗意与雅趣。

阳春白雪

□孙俊玲

新年伊始,各家各户门上的对联正红,灯笼正亮。雪花,这个被九天玄女娇惯的俏丫头,让多少人翘首盼望了一冬,终于在春姑娘的陪伴下,在鞭炮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中羞答答地嫁到了人间。

雪花,久违的新娘。

正好,我的手机上有朋友发来的短信:雪花天黑到我家,洞房花烛悄悄话。三更更有梦情做枕,不到天明春花发。我笑而不语。

这漫天飞扬的雪花,莫不是害怕初春无颜色,才遍洒芳华饰天下?

如此良辰美景,我却独卧病床,暗自嗟叹。身体被几根绳子牵引着,女儿曾形容我这是四马分尸,我不由得想哭又想笑。

我默默地望着窗外,看见一只只白色的“蝴蝶”在风中翻飞起舞,有几只似曾相识,紧紧地贴着窗玻璃,徘徊着不肯离去,像在娓娓诉说着什么。想起远方的朋友,那是你切切的思念和问候吗?心,一下子颤抖了;泪,一滴滴落在枕上。我看不见,却知道这泪与窗外的雪花一样晶莹。我在心里一遍遍地问,你那里下雪了吗?

大街上传来一阵阵孩子们的嬉笑声,我终究抵挡不了诱惑,起来,开窗,见暮色中有大朵小朵洁白的“菊花”盛开着,道旁一棵棵银树映着地上的雪光,照着行人回家的路。几个孩子在下面追逐着打雪仗;有个调皮的孩子抱着树干猛晃一下然后跑开;那个最小的孩子干脆坐在斜坡上顺势往下滑,不小心摔了个跟头,哭了两声,被大一点儿的孩子扶起后,又一步一滑地跑上去玩。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,也想起了邻家的哥哥,还有那些儿时的伙伴。你那里下雪了吗?可有炉火温暖你的手?可有笑声填满你的家?

一片片雪花飞进来,落在我的头发上、睫毛上、脖子里,冰冰的。伸出双手,一只“玉蝶”稳稳地落在我手心上,对着我笑。轻轻地握住,一丝沁凉顺着手心的

纹络慢慢地渗入肌肤,流入心底,再温暖地抵达身体的每一个神经末梢。

雪花落地,融入泥土,温润着微小的生命。干枯的小草和冬眠的昆虫,都有了生机。闭上眼睛,我似乎能听到,它们在呐喊、欢呼。明天,它们就该探出头,燕子也从南方归来吧。

此刻,你若是那风雪夜归人,我想一定会是红泥小火炉,赌书泼茶香。此刻,我倚着暮雪,唱起那首永恒的歌谣,摘一朵留下我永远的牵挂,在寒冷的日子里,伴你走天涯。

透过层层白雪,我看到小草芽儿睁开了眼睛,老树根蹬了蹬腿,麦苗摇动着臂膀,似乎看到了天边的月亮,也笑弯了腰。

我想着明天,那一定是个明媚的日子,便用手指在窗玻璃上写下四个字——阳春白雪。不远处,有熟悉的琴声飘来,是谁在弹奏不老的《梁祝》?

桃花映雪

□吴春燕

雪下得那么急,一片白茫茫,没有什么可以阻挡。路上疾驰的轿车,缓缓而过的自行车,慢慢悠悠的行人,都披着雪的套装。雪花自由、忘我,漫天飞舞,纷纷扬扬,团团绒绒,像设在天与地之间的帐篷。站在街的这边,看雪影影绰绰,就像可触不可及的回忆。

三月飞雪通常被称为桃花雪,桃花开时,恍如粉红的春雪。此时桃花还没开放,这一场雪似乎是为赴桃花的约会。虽有人年年相期,却仿佛年年无约。

雪,铺天盖地而来,与世间万物相亲,它是博爱吗?还是它太清高孤傲,爱一人而不能及,天下万物皆为我所爱,真恨不能染其为全白,也好终身为伍。直至落雪化为水,或被泼上脏污,或被踩为泥泞,也不恨,只因心中这一片挚爱。

路上仍有不少行人。雪,仿佛片刻也不能等待,压弯了枝干,覆盖了冬青,白了屋顶。高大的门楼在大雪纷飞里恍惚有些前世的的感觉,只是门前少了那个系蓝方巾的少年书生在等待。

雪装点了世界。那是一个怎样的纯白世界啊,我不忍靠近它,却还是践踏了它。那属于你的纯洁,早在属于你之前已不能自全。你梦寐以求的纯洁,只是别人的那一片。而你自己的那片纯洁,也被他人念念不忘。

车轱辘下,行人脚下,雪渐渐化作春泥,护了谁的花已不重要。它来的时候漫天飘舞,那样的不顾一切,任谁也不能阻拦。然而,它要网住的不过是一场春梦而已。

心心念念的不过是与君相携,看一场十里白雪,无一踏痕,无一污浊,镶在十里桃花之上,红云似海,白雪似云,相映生辉。

心心念念的不过是与君偕老,梦一场不醉不醒,白头到老,我为君杖,君为我足,痴痴嗔嗔,此生何憾?

“桃之夭夭,闻阳春白雪,洁似素锦,弄色翘枝。”沐浴桃花雪,素手弄春,一锅白粥,一碗素面,深杯浅碟,乐哉此中趣,沉醉一年又一年。



原创首投 稿费从优
zhout9461@163.com